

南

渡

錄

南渡錄卷之五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科都給事中臣李

三月甲申朔上御經筵

命勘議吏部主事張和葵文德翼御史徐復陽所糾也

兩人以南渡草創從讀禮中補銓曹然未抵任非其罪

也吏部復二人俱降調允之後北破松江允棄投水死

命看議御史陳潛夫

吏科林有本言彭遇聰指持斧之勢作蛇豕主盟其出

都也舳艫接於河干其入浙也妻子頓於境上一輦金

而入幕卽有兄弟之稱凡給劄而橫行盡為盜賊之狀
近有自浙來者述其滿省北將遍地劄弁或寄食竊胝
或派餉巨室明吞暗劫輒云親屈吏可異者去冬有富
強不費兵餉一疏題荐至四十七人歷來不明踪跡說
秘且四十七人外更挾三千飢民以資四十七之擇人
餓殍浙民幾何堪此荼毒宜乎以變告也若陳潛夫以
推官入賀營改巡方今又卸肩回道旋丁父艱半年司
李儼然請禮待卽當日之驟改或莫其收拾西河耳今
效安在疏奏止命陳潛夫看議遇難不及也

命議諸陵忌祭

時諸陵帝后忌祭皆設孝陵太常少卿張元始言本陵
正祭僅八而諸陵望祭至五十有一前饌未撤後期踵
至縱橫隧道之上非所以嚴昭事也謂凡遇忌辰宜祇
脞牲醴致祭於奉先殿惟遇五卽則總設一壇附祭諸
帝后于孝陵從之

御史劉光弼補糾漏案吳邦臣并及陳名夏方允昌等命
一併提問光弼已出沒洋科人可缺

疏言諸臣再迎西旂族喚叱犇數月而兩易冠裳一身

而三皇顧顏前途如此後效可知豈宜予以錄用至漏
逆吳邦臣等宜勅諸臣各提確知補贖入告陳名夏竄
迹他鄉方允昌逍遙故土若衆而不緝何以服在繫之
心疏奏允之

御史袁弘勳疏雪傅樞高捷史並陳服張文郁等

並按淮揚貪死獄沒產殷文郁俱工部主政以三殿工
起報部堂京卿故旨云不得輕議若樞連糾左光斗魏
大中等雖謬然糾狎邪汪文言自快人意況以糾逆璫
故致服闋後終璫世不出何云逆案吏部尚書張捷每

聲其枉然不啓亦不雪、或曰先註楊維垣糾、意弗許也

原任太學士李標卒

陞史料部郎中、夏太常寺少卿御史周昌晉太僕寺少卿
希夏後謀北刑科左以被糾不果死

陞兵科左郎中志儒札科部給事中

志儒後陞北為安廬道

乙酉升通政使檄繼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僧大悲伏誅

大悲屢經會訊、語言顛謬、有潞王施恩百姓人、服之

該與他作正位等語御史高允茲未例轉時曾疏言大
悲一舉其狀似瀕似狂其言如夢如嚙先帝必無十
二年封齊王之文杜王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事且藩
封貴重寺人驕蹇招內訌王下位迎接與李承奉之叩
首陪坐政不知有風影與否至如中紹號錢謀益現存
宮唐鄭貳敢有異圖且此何等事而議之孔聖廟耶或
令潞藩與李承奉並紹芳諸人明白回奏以釋群疑或
三審既明即依正法了此案尤見皇上寬斷不然
葛藤不斬弓蛇自疑一波未平一波復作起柵封之危

此乃老有
多鬼其言不

一質一奸予存
之義何者

越滋委巷之稱說開箱網之景瑞可乎哉會謙益紹芳

各具疏釋而上亦召對閣臣於內殿皆請包荒以安

反側遂誅大悲於市時御史張孫振審詞有大悲本是

神棍故作瘋僧若有主使線索又豈是黎丘之鬼或

為專詰之雄語多批激非上寬仁大獄興矣

丙戌改詹事府尚書錢謙益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丁亥命復故輔溫體仁謚廢文宗謚仍舊不必議奪

命皖撫歸併應撫屯撫改為鳳督王承恩帶撫淮安徐鼐

文兼撫徐揚

召勲臣朱國弼哥閣臣馬士英子翰林劉正宗等入見武
英殿面諭令全府却九卿科道辨驗北來太子真偽

先是去年十二月間有鴻臚少卿高夢箕僕木虎自北
而南中途遇一稚子扶輿偕行暮解內衣燦然龍也驚
詢謬云我王子既益狎乃易語太子行抵京師望孝陵
輒伏地哭夢箕初猶疑留與語每言及先帝先后則
長號又問問賊入宮何以呼爾稚子涕淚交下故作羞
恨狀曰見我問妃宮中事夢箕無以辨也乃始信之初
欲既問紐謂此乃先帝胤出恐不免密送杭州宅內

稚子至益駭、每酣飲則狂呼、間大言濶步、夢箕怪不能
禁也、懼、書達夢箕、夢箕亦懼、命載送金華之浦江、然外
人已噴矣、不得已、于正月疏聞、上亟遣內臣馮進
朝追回、至紹興方及、至是奉 上諭、朕念 先帝之子
即朕之子、若果係真東宮、朕尚無子、即愛養他、但昨遣
內臣李承芳、盧九德前去審視、回奏面貌不對、語言悶
燥、卿等可會同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舊日東宮講讀等
官前去辨驗、時諸講官劉正宗、李景原等皆言太子眉
長於目、而北使兵部侍郎左懋第密疏至、亦言廟中有

一太子不知真偽詢之西宮素妃曰太子有虎牙脚下有痣至是驗之無一合。繼問講讀何所則誤指端敬殿為文華殿。問講讀先後則誤以先讀為先講。問講讀既完所寫何字則誤以孝經為詩句。問字寫幾行則誤以描摹十大字。自書小字於旁為全寫。又問當日講讀曾問難數次尚記憶幾何曰不記。又問講案上何物曰不知。雖正宗景濂亦不識也。已兵科左戴英前問以崇禎十六年曾廷鞠吳昌時。問皇太子于中左門何事何語。又問嘉定伯何姓何名亦不能對。時衆猶無言。惟

閹臣鐸大言曰假、遂退、未幾左都李沾同數人升階、始跪地乞憐、自云王曷孫之明、非太子、為木虎所教、手書付沾、遂投匭奏聞、

上召對群臣

即會審之午後也、上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言出淚落、遂不戒語、繼乃曰朕今日側耳宮中、惟望卿等奏至、若果真、即迎入大內、仍為皇太子、誰知又不是慨傷久之、時左都李沾持偽太子手書跪奏者再、上皆不預、言已、徐命取視、付法司再審、兵科左戴英疏言王之

明雖係狡獪然年力尚穉必有大奸之尤扶為奇貨將
開群疑凡宗藩之錯居內地督鎮之分關外藩莫不喜
茲樂道別有一種錮廢簪紳橫議處士專意造言不風
且波況業有假者在則更不難文致切謂此獄宜稍需
時日使天下共見為假毋速結頃刻使天下妄意為真
即已付法司而一切提防尤宜慎密蓋之明之未必有
群奸護至計此時必潛伏輦轂暗中探聽知計不行又
何顧一之明不尋滅口之計乞勅法司嚴之又嚴若主
使之入務在根究必得乃可昭示薄海疏奏命法司審

卷之何盡

大學士可法請召回提督衛胤文命仍舊

戊子革新推四川巡撫馬乾撫按提問

督輔應熊糾其淫掠不道也

命督輔王應熊以便其行事違制者削賜劍先斬後聞

命滇撫移鎮附近川界出畢即建昌西路黔撫移鎮遵永

出綦江納谿西路川陝提督規復保順二府楚撫亟復

刑州鄖撫扼守大寧大昌達州東鄉出路沅督扼守平

溪四衛出路廣西協助貴州并鄖陽悉聽督撫應熊節

制共圖掃蕩

應熊疏言蜀之四境西北與陝西之漢中州縣相比東
北與鄖襄相比而正東則出峽之路抵夷陵荊州矣西
南由建昌畢節以入雲南正南由永寧遵義以入貴州
東南由思南鎮遠以抵辰沅矣今寇據成都已無子遺
若轉而南向則望腹于滇于黔也雲南巡撫必移鎮于
附近川界適中之地而命將率兵出建昌畢節之兩路
貴州巡撫必移鎮遵永之間而命將率師出綦江納谿
之兩路此在部議原題疏內已具其槩矣議者謂李賊
在陝張賊必不北竄然目前李賊所遣馬林自七月入

蜀虛唱保寧順慶官民而制之一旦為張賊驅去則張賊不畏陝寇亦可見矣臣故議川陝提督臣樊一銜宜提兵規復保順二府牽賊北顧使不得以全力注於南臣得提南邊一路填黔之力相機以倚其空然無餉則無兵又苦無一二堪任大將者是以未即舉也賊若不龍南不能北則仍起變匪未可料也湖廣撫臣宜急復荊州以控其東鄖陽撫臣宜守大昌大寧達州東鄉之出路以控其東北歸沅督撫宜守沅州以上平溪四衛之出路以控其東南若貴州事力卑薄應以廣西助之

鄖陽撫臣所轄盡夔州之界與川中事體極為關切則
廣西鄖陽應許臣得節制而緩急可以呼應臣尚未見
勅書開載不知臣于川陝總督偏沅總督二臣各職掌
何等但一四川而有三督撫其體統孰令所施行將領
兵餉所取財必井然秩然：後事推一而法紀明事乃
可辦又言秦隴巴蜀天下之首也李賊莫泰張賊虔蜀
宜以全力注此二寇而徐議制虜當李賊北犯時空壘
而徃西安城中賊不滿千若秦中豪傑有起而圖之者
拔咸陽塞潼關而吳三桂之兵山西河南之兵急與之

擄賊無所歸。當授首矣。縱之入關。使賊轉生計。而我坐失機會。可惜也。然賊狼狽寔尚甚。未即逞。且因此時厚集兵力于蒲坂。北河東拒商雒。守鄠陽。使賊不得來。時時揚兵示欲入關。搗其虛。牽制之。使賊不得西嚮。以重蜀中之毒。蜀今一面防陝寇。一面制黃而復竭。力與張賊從事。此乃舉天下所不能當之毒。盡注射于一隅。豈得不以全力予之。若蒙皇上早賜百餘萬之餉。十四五萬之兵。以殄此寇。則蜀事舉而并力向陝。凡山西河南鄠陽諸路。亦并力西向。則陝寇可殄。兩寇平而虜可

制矣疏奏皆俞之

己丑命吏部嚴請選法

一推升必炤俸荐一凡選悉依次序一除授非邊遠危
疆不許破例一司務為九列首領通判係牧民群佐不
宜濫開事例即行停止已選者改授一借銜職方僉事
并內地監軍贊畫即遵累旨嚴汰又以咨荐多屬借題
廣文濫及例貢又各官多有應入大選而混入急選者
悉宜嚴禁時吏部選郎陸康樞初任頗加意釐剔而閭
臣奕琛曾字選事頗悉諸弊故票擬詳明一時吏弊稍

清然叔於鎮臣勲臣不得自由者尚十之二三也

北兵至郾城又抵西平

命五城等衙門緝訛言

命非資深望重者無得濫升京堂

初京卿一席量許添註至是疊趾駢肩朝班日增故禁之
贈工部侍郎林如楚工部尚書停廢

吏部請贈故山永巡撫陳祖苞兵部尚書不允

祖苞先帝時以失機被辟尋斃獄故不與東撫顏繼
祖等同戮先以子詞臣之邀疏辨復官至是又請贈不

允之遣後降北復任侍讀學士

命黔省勤王兵赴督輔應熊軍前入川勦賊

寧南侯左良玉遣使告急命督臣何騰蛟等還勦

良玉疏言聞賊已過襄陽至承天賊勢急奔虜勢亦急

追應勦賊亦應防虜臣兵合則多分防則寡乞刻發精

兵水陸會勦言甚危切

命內臣喬尚總監西沮監課嚴察兵馬糧餉

所揭中軍外役有理刑錦衣千戶不知何制也

撤浙江催毀足錢糧安邦伯勲衛張國材回京

時清察盡歸孫元德故撤之

庚寅陞刑部右侍郎朱之臣兵部添設左侍郎太常寺卿
劉應賓通政使司通政使

應賓陞降北為晚撫

翰林院編修張畋以寒食屆期請遙祭諸陵及先帝命

吏部議奏

時城內外編帖云端陽競渡爭屈原也寒食禁烟哀介
子推也三月十九為先帝后卹愼宿天之日攀髯莫
及吾輩各於郊外結社醉酒以志哀恨等語太常少卿

結社醉酒可
志哀恨乎

張元始感其言因疏言 皇上允詞臣張星疏擬於太
平門外遙祭 先帝臣愚謂應另設一壇並祭東宮二
王於側每年忌日舉以為常且斯日何日也三光蔽天
九廟墮地誠與尋常忌辰不同謂應敕天下凡遇三月
十九日止音樂禁屠宰併停士民嫁娶各衙門輟重刑
罰一以誌故宮黍離之歎一以激中外同仇之憤直待
凶逆闕首告 先帝靈而此禁始弛可也疏奏命禮部
併議

辛卯御史張兆胤疏陳致治去弊之法允之

䟽言名器至重匪可巧營邇來辨復雲興似設官專為
使過之地陳乞蠲集豈特恩徒開僥倖之門甚而冗員
假冠載道欽命狐假成風今而後請核實而澄汰之可
乎易名蔡歷所以棄死勸生何至人盡美謚令千古之
華衮不榮家邀多厥說一時之簪纓踵接甚至從逆之
子亦得叙功久朽之骨猶希誦樂今而後請核實而嚴
斥之可乎陳言稱衮所以竭誠盡職自事權不一因請
張四起荐廢視為奇貨武弁亦撻月旦條議侈口知兵
子衿咸黜冠裳今而後請核寔而殄絕之可乎天地生

財止有此數邇來開採四出山林恐滋伏莽之奸催使
分行郡縣徒苦供應之擾今而後請責撫按以杜紛擾
可乎朝廷有一事始設一事之官今庶僚添大僚亦添
少卿添正卿亦添公堂無座職掌無閑何補哉濟今而
後所議停止以杜濫觴可乎鈐曹原稱冰壺水鏡臺省
吏號鳴鳳神羊若先舍垢叢莠何以捄材指佞邇來錢
神遇巧大興不光今而後嚴申訪以杜倖進可乎語多
切中時弊

北兵至上蔡

命五城等衙門緝緝訛言從御史王懷言也

倭疏言 皇上斬百大悲不如斬周鐵雷續作二人者
妖所由興也夫真主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號稱某王
子明日號稱某皇后甚有狂妄豎子希聖王郎故智實
由二人譏訕新政造謬宮闈故訛言繁興若不立斬二
人恐浸假患腹藏毒孤孽叢野乘間竊發末言朱統鑽
天潢一派不忘王室阮大鉞帝心特簡矣忠國報劉澤
清作國長城憂深肘腋人醜其言後懷仕九疊升曉撫
命封疆失事諸臣不分存歿俱着法司分別議罪

從兵科沈應旦言也

壬辰升工科左吳希哲吏科都給事中

升叅政耿飏錄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卒鴻臚少卿高夢箕職命同王之明未虎等集百官廷訊

先三日薄暮傳旨訊偽太子一案限次日奏左都李沾

猶循例委御史於是張孫振何綸夏繼虞三御史登大

理後堂先朝非礼也時虎新自杭城至未及見夢箕猝

被執孫振搜其懷中得夢箕往成家書一封內有二月

三月往闕往赴等語孫振遂執為奇貨亟奏聞乃命各

官鞠之明等於建官民俱得入視甫訖忽靖南侯黃得
功提塘前出所刊一疏有先帝子即皇上子若連
處治恐東宮諸臣即識認亦不敢出頭取禍於是旁觀
愈惑時得功疏猶未上也

命三楚各有司如期徵解以濟軍需違者著太監何志孔
叅來重處

初志孔同御史黃澍面糾閣臣士英至是反奉溫綸蓋
士英欲以謁停左良玉也

命戶部行浙直各督撫嚴察所屬有微漕根本色上倉粟

微折色者忝來重處

廢孫昌祚于國寶錦衣衛指揮僉事李天培指揮同知俱
世襲又應田惟芝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千戶

命禮部將偽太子王之明會審一案同東宮二王監號逮
頒曉諭

從御史成友諫言也

賊兵至潛江口馬步甚衆

命內員屈尚忠錦衣衛馮可宗鞠問童氏

先有童氏自河南至謬云帝元妃劉良佐令妻往迎叩

其顛末云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曹內監時
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王奇寇亂不知所在氏
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隨背為記今在寧家庄語甚鑿
鑿良位要信之跪拜如見后儀良位素悍妻聞之亦信
童氏由此愈騷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畧輒詬詈
掀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
間者駭咲至京上以為假命送鎮撫司鞫初猶云真
及刑拷乃云周王妃誤間周王作帝故錯認耳說者謂
不誡之禁內而拷之獄中非體也

癸巳命考江南劉委弁流凡由兵部督撫給奸猾不才與
由他衙門濫給者俱為民不法者拏究

從工科楊兆升言也

庶殉難修撰劉理順郎中成德一子入監予世錦衣者另

議

先是李邦華王章已獻世金吾至是兵部為范景文倪
元珪等請旨以為諸臣多閭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
覆先帝斬焉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臣謹何安命另議
命各鎮屯田有效比捷功優叙

命戶部嚴核錦衣衛死役以省糜餉

旨謂祖宗朝文武原祿俱有定制不應降給外又加公費又該衛旗尉值堪服役不應每員更設跟役致入冗原餉錦衣衛馮可宗請募番役亦不許

晉南安伯鄭芝龍宮衛予銀幣鄭芝豹等加升另有差甲午罷加納翰林院待詔典籍五府經歷等官供銷郎中書旨言兩部開納事例須照例國體銓規故也

乙未准左僉都御史郭純經回籍

工科右楊兆升糾太僕寺少卿錢元愬萬元吉等御史劉

勅疏糾尚寶司御史之椿等命吏部核議

元吉拈据四鎮以勞辨糾之者過之椿為吏部時徐耀
猶為龍溪令謂賣緣報入銓誤也

歷內臣高尚義劉進忠世錦衣千戶曾柱石等弟侄世百戶
御史黃錫衮疏叅原任刑部尚書解學龍兵部尚書張
縉考詔勿問

疏言學龍受梁兆陽數萬金以黃幣破長板縉考聞許
定國殺高傑卑躋逃避俱應提付法司報以已有旨

丙申刑科徐方米疏糾原任大學士吳然光祿寺卿許譽

卿等不問

既言駐聞 先帝之變謂久德失政宜為亡國之主又
因金光辰獻三萬金於高傑乞其疏荐參卿昔在科把
持吏兵有許子不憚煩之誅又娶名娼王徽聰與舊狎
遊飲為賣奸之正人君子人晒其言

准提督倉場戶部尚書賀世壽回籍

工科吳希哲疏言世壽曾署刑部勘問從逆乃伊子王
盛寔以太僕寺丞受僞官何以服從逆之人之心疏奏
命法司察明世壽緣此去

賜掌翰林院曾勲銀幣回籍守制

御史郭貞一疏參通政使欽慮發命自行回奏

疏言應賓當 先帝丙子年黃緣掌選黜貨無厭降南

礼曹尋營躡南考功又復謀轉南墮秩為御史劉熙祚

所劾 先帝嚴旨罷斥然鑽刺之術到老彌工好利之

迷人言不恤自其再燃灰猛重推銓衡有言其縱子及

壻招權納賄者有言其遇大選急送每日於揚中書家

對銀兩者有言其恩例副榜揀擇地方考定危疆依舊

送監者有言前人之非補未幾扣除出缺經手之題註

已明究憑勒索者有言其任子之聲價未必皆苦而多
獲名郡者嗟之設官分職所以牧民今其存者不過江
南數十縣甌越諸省數百縣而已年有選月有選日有
選今皆以官爵行賄其何瘳之有非錢皆不可得官非
取之百姓又不可得錢聽蛙聲聞夜行有虎哀此黔黎
咩羊墳苗何物可供子大夫之求者以貨賂言之竊賄
為盜以名器言之盜器為賊盜之名為大劫德回當
藉貨索以佐軍需投餐餐以樂囑魑又愚可司帝命之
郵乎乞論賍正罪以戒墨吏疏奏人皆快之

命戶部開局廣集心計之臣講求屯鹽漕三項以資國用
兵部主事陳震生疏陳時政數聞

疏言今日得節之道當自君身始宮殿差搆各工似宜
暫緩由此類推宮中省一分之費即河上受一分之惠
況今事例雜開有前代行之而本朝從不踵舉者如權
酒酤之類是也有本朝未行并前代未聞而創舉者如
納銀准考之類是也事例出于萬不得已復有增加情急
勢窮則大度將作況中貴出而所用之胃濫者多部務
煩而奉差之驛騷者衆似宜減清以省需求臣歷指位

牒無不以輕徭減賦與後繁稅並亡然燈膏盡其燭乃
藏夫民命國之膏也數語皆切至

戊戌予礼部左侍郎贈尚書罷景淳廢

時已有言天啓前諸臣不予廢以景淳文章總業冠絕
一時故

寔授李希沆兵部左侍郎

命提督勦敵安北防池口以固上游

提督張繼彥奏復南陽府

命黃斌卿以原官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城卿至是一年五調矣

復山西巡撫耿如杞原官

初如杞為賊方時黨於兵部尚書張鶴鳴力詆經畧熊廷弼人皆尤之及以不拜魏璠生祠坐辟風節矯：後為晉撫以虜警入援駐德勝門而提兵張鴻功兵潰良鄉坐是同辟故雪之

己亥徙崇王於福建福州府諸藩散處吳中者俱別徙時礼部因崇王自請逮徙差刑科都錢增奉敕獎諭以風勵各藩

命頒 先帝東宮二王及懿安皇后謚詔於天下

懿安謚詔至是始頒禮部尚書錢謙益為詔云既慷慨
以捐軀獲從容以就義得之矣

更謚恭皇帝曰孝皇帝頒詔天下

命復詔王之明等

時三御又登大理寺堂安聖旨于中三法司與錦衣衛
皆側坐御史坐稍後前此未有也指揮皆由張孫振左
都李沾雖堂官無如之何夢箕到或以甘言誘之明以
嚴刑加虎然明旨所云二月三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

欲幹何事、并主使附從、寔繁有徒、尋詣皆抵死不供也。
先是夢箕曾為史可法買硝黃、有欲借此冊可法者、至
是夢箕一無所及、惟口辭之明、仰天嘆曰、我為無賴子
所誤耳、然一念痴忠、天地可鑒也、乃以投高成等請命、
該衙門將王之明加意護養、弗驟加刑、俟明告海內、然
後法。

庚子起察處浙江右布政顧燕貽

與察處原任袁州知府宮紀蘭等俱以不謹雪

降御史郭貞一一級調外

劉應賓素與馬士英阮大鍼等比。恐不處貞一。則言者
蜚起。至是應賓既群。兼諷貞一營求考選。扶憾妄言謫
之。應賓偵知貞一疏出。糾臣吳道子因恨。適入骨。與大
鍼共圖報復矣。貞一復出疏。糾右通政宗數一拒不受。
御史以彈貪諷者。貞一一人而已。時臺班敢言。惟沈宸
荃與貞一。齊名宸荃先以年例外轉。

追封故成國公朱純臣舒城郡王。援英國公張輔封王例也。
初毅宗聞城破。傳殊諭至閭。命純臣提督內外諸軍。托
以來宮會閣臣俱出。遂留之。案上然純臣不知也已而。

李自成入見之故純臣即日被殺。王是忽命贈王。比之
張輔說者謂伊子元臣南還議處懼不得集故欲崇純
臣以自為地也。又贈鎮遠侯顧肇述鎮國公永康侯徐
錫登永國公西寧侯宋裕德寧國公定遠侯鄧文明淮
國公懷寧侯孫維藩懷國公彰武伯楊崇猷安鄉伯張
光燾俱贈侯。南和伯扈棗方履太為南和伯。襄城勳衛
錦衣千戶李國祿為中軍都督府僉事。外武定侯郭培
民陽武侯薛濂宣城伯銜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
王先通等五人以應襲者未至。仍題會同亡不采。

命靖南侯黃得功移鎮廬州與廣昌伯劉良佐合力拒北
兵

辛丑准首輔以薊辭太保銜

命三品以上京官俱從公糾拾從吏科都吳希哲請也

江楚總督和繼成疏辨袁弘勛命專意防勦

疏言頃接邸報見臺臣袁弘勛有疏追論要典三案侵

及於臣我神宗皇帝之慈愛光宗皇帝皇方恭皇帝之

孝友父子兄弟歡然無間前此諸臣雖風影傳訛立論

偏等然皇上中興辟敵海內嘉興維新弘勛必欲撫

羅往事鍛鍊深入批煽設機尋象泉壤掩君相寬和之
盛美伸一己報復之私聽平旦自反得無甚乎憐之
皇上之所聞揚者列聖之慈孝弘勵所借攻擊者人臣
之私隙若非聖主覆載為心門戶株連之禍將又有不
忍言者臣始終願皇上堅持聖志採納前疏命諸臣
後私開而急公仇無以有用精神耗之無根口舌疏奏
人服其議然弘勵疏已不行專意防勦可也

升應安巡撫程世昌太常寺卿

往例巡撫無升太常者因為民既大鉞先往勸世昌不

親奉而送刺故恨至是特重忠世品北大鉞脩救解乃
必名升定抑之且為大典也

選礼科左陳燕翼行人韓元勳冊封琉球

晉楚兵鄧洪起太子少傅賞銀幣

以屢著戰功也

命嚴訊從逆各犯求到與續參諸人俱嚴核

壬寅上祭 先帝先后於奉先殿舉哀群臣皆祭太平門

外以東宮二王附祭

時群臣多哭失聲諫意伯劉孔昭哭畢倡言曰阻駕致

先帝崩者光時亨今霜露已移而視息猶存何以慰在天之恫言已又大哭將散阮大鈺始傳呼而至督輔可法跪言臣聞去年三月十七日賊逼都城先帝仰天長號遠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迫宵大呼內外文武諸臣誤我誤我各皇召對人：戰慄無策喋不發聲乃政事之堂尚在講門戶謂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歷大抵舉朝之精神才力提不出此數端遂至釀成地圻天崩之變嗚呼為臣子者尚忍言哉臣待罪南樞于義應死其偷生以侍者亦謂使死無益不如捐竭項踵戮

力行間生致賊渠獻之闕下然後一死明報耳今受命討賊已十月矣。經營不為不心事。權不為不專責。餉不為不多。用人不為不盡。而心腹之憂。轉劇指臂之運。不靈。株守近畿。漫無遠慮。聞賊東逼。一矢未加。清夜捫心。恨不即死。因念春秋之法。凡賊不得仇不復。則君不書。妾。臣不除服。寢苫枕塊。無時而終。且於未能復仇之臣。子深加貶絕。一書再書。不諫。誠恐久之。則玩為常事。安之。則無復憤心耳。且載觀於書。宰糾一例。則責相尤嚴。於四年七年。缺書二時。則責大司馬。倍凜臣謬以相而

兼掌大司馬職者也。聖人于宰糾既降書其姓氏，今微臣敢復列於冠裳，在天時尚經削其秋冬，在師師敢仍存其爵位，所以者明大仇一日未討，則為臣子者一刻難容於天地間。今日首先伏誅以謝天下，非臣誰責伏願皇上重處微臣，以為榜樣。一面明布大義，弘張天討，務期掃清氛穢，收復神州，庶幾虜逆寇不至笑中國為苟安而輕朝廷為無人也。臣草疏甫畢，哀痛不勝，邇流窮源，因致追恨，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寔為禍首，從門戶生吟域，從吟域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

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
之局試問山陵安在 先帝后梓宮安在血胤安在猶
暇乎論朋是閑非擇耶孰利孰害哉覆轍在前可為炯
鑒伏願 皇上中戒諸臣毋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
復講美缺充疆合内外文武大小臣工一心專講春秋
復仇之大義若此後文臣猶愛錢武臣猶惜死睚眦必
報鬼蜮為姦將天道必為降凶而國法亦難曲貸矣
癸卯升應天府丞鄒之麟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吏部推江督茹絀兵部利部右侍郎不允以陪推原任浙江

巡撫羅汝元為右侍郎

時疑經咸比左良王屢疏與時局抗托為均勞逸之言
欲移之內蓋將伺其入而甘心也上不允越數日再
推戶部右侍郎終不允遂用汝元汝元先撫浙以海賊
劉香為亂失機處

東平伯劉澤沚奏李鳴啟自北歸

明曆當閣逆入部魯叔太後仲北為礼部左侍郎其謚
先帝懷宗端皇帝脩十六字又謚周后皆所擬也已以謚
遂遂泛海南歸既中所言閣敗後屢通勒入朝見虜酋

不拜幾被殺幸來間渡海逃歸者皆飾詞也既抵南都
與同志阮大鍼等酣飲城外數日竟不入覲識者非之
澤潯疏言明唐不附聲勢乃自北而南陳石夏素附聲
氣乃自南而北遂奉旨察奏時名夏入北已為吏部右
侍郎

加巡撫湖廣王驥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銜

命三法司覆審王之明等

高成已自抗郡解至後獲刑鞠所言閩楚含糊而已回
奏命再訊夢箕惟請死是日夢箕與之明始刑時上

恐諸鎮心疑命其提塘官潘茂斌等隨審又命舊東宮
伴讀太監丘執中往起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于是群
廷稍解然御史張孫振等猶持閹楚語甚堅獨大理寺
卿葛寅亮密言曰公等度鄭廷兵加能聲左良玉鄭芝
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搜劄則
激變耳孫振等始微悟言之閹臣士英自此不復究矣
初刑部尚書高倬擬稿必請正院寺三御史亦徃獨孫
振縱筆塗抹手自為稿入告皆其擬也

命兵部着鎮臣黃得功提塘官將得功原跪立燬以絕奸

煽惑有仍前僞言者兵部擒拏正法從戶部侍郎何楷
言也

初王之明以僞太子至楷同時見阮大鍼等軒輊狀
密語工科都李清曰若輩固無人主矣太子至其懼而
少戢乎猶清流幸也至是實見之明假方請燬得功刊
疏刑科都錢增亦言十惡之條莫大於無將恭聽之法
莫慎於朝審初看驗於衛臣私寓則之明之詐冒已炳
再會審於衛司法堂則夢箕之勾導愈彰手書現存百
喙難解今讀聖諭云朕痛念先帝身殉社稷血胤猶

存當體天地祖宗之心如意撫養仁哉聖心乎若果係
先帝青宮相見一堂其執手抱頭一言泣數行下者不
知如何暖感宮府夢箕欲遠送辭遠為存活計是誠何
心哉明視朕為殘忍寡恩之主斯論一出夢箕何地可
以自容律以國法立刑何辭乃 皇上猶以為一日成
業渠不如千秋信史為確也文武大小諸臣之質審不
如薄海內外愚夫愚婦之傳頌為公也茲既公矣既確
矣臣愚謂之明猶可貸湏臾之死而夢箕斷難偷一刻
之生今試再詰夢箕如果是東宮使當奏聞朝廷安頓

撫養如何要送僻遠所在跪誦天言更於何處饒舌惟
有點額耳且自夢箕陰謀敗而一番訛奏則一番詔諭
雖石頑水蠢亦當頻聆慈愛聖諭而恍若有醒況在血
氣心知之倫能無感動伏冀勅下法司刻期定案盡斬
葛籛再傳示閭閻諸臣亟行采錄宣付史館仍鐫板成
帙頒布海內皆從之

甲辰封黃九鼎雄中伯加黃金鼎都督同知
俱故后戚也

寧南侯左良玉再遣使告急命袁繼咸整頓兵將相機應

接仍詔黃得功劉良佐并應皖二撫俱戒嚴以候遣調
時聞賊踰襄陽至潛江渡口離省僅四百里左營遊擊
薛友接見兩岸中流皆賊馬步走回仙桃鎮良玉恐犯
武昌乞亟發各路援兵合剿蓋已不支矣

乙巳再叙殿工加督輔叩謝太師首輔以兼太保次輔鐸
少傳又加舊輔弼圖曰卿各太子太傅工部尚書何應
瑞少保餘部科加級俸有差內官錦衣等俱各賞敘
幣不尋

祭忠宗孝慈皇后及太子諸王于興宗陵

以太廟未建又奉先殿不設位故帝后皆附祭於陵二百餘年一祭而已

存問原任南戶部尚書于仁廉誠意伯劉孔昭請之也

仁廉在籍主不能舉火

丙午復故輔溫體仁官階并議雪故輔薛國觀等

從兵科左職英言也國觀懼執復與門戶相仇故為吳

昌時所阱然無點聲追駐則過會國亡不果雪

加兵部右侍郎知加典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應安等處地方

後北兵破金華大典自焚死

命工部勒限造奉先殿琉璃瓦

命以王之明童氏二案當明畧節宣布中外

初二事紛々人皆言上之薄閭臣為內臣之逢迎至

是劉良佐復言之有太子先帝遺血童氏皇上宮

闈所係趙涕泣保留等語旨言朕前后黃早夭繼妃李

殉難俱經追諡且朕先為郡王何有東西二宮至先

帝與朕初無嫌怨宜有利天下心宮具血胤但太祖

天潢先帝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溷亂宮闈風化所

閨豈容妖婦闖入因令法司以畧節播告時 上慈容
斷內外群小日橫我流言喧民間故一太子至皆喜而
二三民望言足徵信如高弘圖徐石麟劉宗周輩又無
立朝者故愈疑愈辨愈疑 上不得已發士英留中疏
昭示臣民蓋初聞太子至議保全語也然亦無信者
丁未准罪廢訪臣輸納復官

北兵破歸德巡按御史凌驪及其佐潤生○死之

初驪不肯附闖倡義臨濟復來昌一府北兵破闖授兵
科驪伺間南歸授御史初按東省已非我有再改按豫

抵任未一月叛帥許定國李際遇等已勾北兵抵岢總
群官皆迎降獨駟不出欲飲毒北帥宣言不生致凌御
史屠城駟嘆曰興慷慨而死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
大帥遂單騎往見任潤生亦義形於色執轡相從北帥
諭之降誓不誅拘於別幕駟慷慨謂潤生曰吾與若輩
危倫匹猶欲據此一塊土為江南藩籬今已矣乃遣書
北帥言節不可屈武不可黜宜歛兵江上蓋為南北不
爾常素車白馬飛洪濤以擊尔軍復作絕命辭百餘言
與潤生同縊北帥曰忠臣也禮葬之而府道兩官之降

者皆以不忠被劾潤生儒服從戎人尤義之尋命優恤
以圖亡不果

戊申_五良_五舉兵反武昌

先是江督袁繼成密遣戶部侍郎荷楷戶科倪嘉慶等
書言良王勢成時重寵溢不驕賢者所難朝廷宜稍加
督撫植示相維勢二人言之當事漠然也至是因偽太
子一案喧傳楚地有言薊國公吳三桂送太子於史可
法可法又轉送興善寺者有言上遣二監韓贊周虛九
德性識認見叩頭獨馬士英佯視以為偽者又有言

舊諱條方拱輒出嘆息聲幾得罪者然可法寔無此事而士英則借諸臣視非獨視若拱輒又士英遺書既大鉞自蘇州召認亦未以嘆得罪也良玉聞之疑䟽言此事未可決于二三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仗太子不失王封皇上不失至德群臣不失忠蓋等語及再䟽至乃云束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雖錄詆詞以示疑自若也適下錦衣衛刑鞠窮詰之趙之闕杖中外駭謂大獄將起時黃澍在楚心啣士英而良玉諸部將又畏闕過力贊良玉反遂偕太子為名焚武昌泉下

戶科王士錄疏叅工部右侍郎湯應昌太僕寺卿楊公翰
命已之

應昌素負輿望至是耄矣初抵部外戶科戴英糾之不
辨亦不抵任至是為士錄所糾次日遂謝恩亦不辨人
以為鳳隱之哀

命軍機重事情方從文書房封進餘仍由通政司

命禮部將各藩散處浙直者俱另議他徙其藩祿額數并
酌定具奏

命總兵方國安掛鎮南將軍印

命戶部將催餉各官郭符甲等卽盡行撤回其催漕者一併容裁

蓋慮其擾民也惟督餉官紀騰蛟等暫留仍令該撫按察其有無懸擾俟差竣奏奪

御史劉勣疏糾在獄光時亨等命速行問結

疏言臣捧讀大仇未復無涕可揮之旨知皇上創鉅痛深志象寇虜而今疆場之事日復一日屢不及於寧車車不及於蒲胥宮闕久連二求望絕以申包疾號之師蹈高克翺翔之轍臣恐朝氣日銷兵日精餉日虛器

械日損羸馬日損倘更閱歲時師老財匱何以巨復至
升龍使過自贖之臣失之東隅則當求之桑榆昔者棄
甲而來不問丹漆今則交綏而至率彼虎兇若夫兵不
先人功不立奏以時罪為藏死之地畏首畏尾身其餘
幾嗟嗟呼吸時不再來此臣所以痛念復仇願效他山
也抑臣猶有追恨焉 先帝廷議南遷問臣將行而先
時身力阻不果乃 先帝以堯舜之資議作太王之避
固有惘乎不得已者阻之誠是也然天崩地圻丘瀕瀕
宮衣劍弓裘曾無正寢而時亨不肯以一死謝 先帝

星移物換罪人未誅在天之靈目將不瞑況今山陵未掃一望陸沉俯今思昔淚盡繼血乞勅封疆諸臣奮力同仇日切先嚴之思使過諸臣斧鉞在頸宜切後時之懼并嚴諭法司明刑飭法立正通誅之典疏奏俞之時諸臣皆以阻遷罪時亨劄勅不罪其阻遷而罪其不以一死謝阻遷洵平論也

命吏部將京職五品以下官員照嘉靖萬歷元年例會官考察

時虜寇交迫國已累帥部院伯卿御史張孫振言以京

察請東平侯澤清疏請已之報聞

安遠侯柳祚昌舉原任尚書司丞范鳳翼等章下所司

鳳翼與礼部尚書錢益善欲典起用文部尚書徐石麒

寢之至是又以祚昌疏荐

命於次月初二日辰時頒敷宗皇帝孝皇帝及東宮二王

誥詔

命督輔叅司洪會同靖南侯黃得功將漕米羨餘散濟虛

屬餓民

督輔可法疏請諸臣亟化朋黨共圖征討大計俞之

此疏可卷已載
少者有數語不知
何一書也

疏言屬者天方降割、進茲閭凶、真主挺生、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草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想觀盛治、乃歷時七月、徒煩宵旰、憂未有廓清勝者、今北使言旋、敵兵踵至、和議已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表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

用皆亦已廢却一半。況以意氣相激化。成恩化恩怨。一
生釀成殺逆。近來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桎梏危為臣不
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仕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
之士。方以此為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為
快意尋仇之計。即使藏怨宿忿。孰有深於戕我君父。獲
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猶修睚眦之微嫌。快升沉于轉
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寔
是幹濟之才。何人寔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媒孽
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

而置之鈞衡中朝之舉指咸宜聞外之嫌疑自化此臣
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則有若李郭
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勲名悉垂天壤今
之藩鎮何多隳焉若當患已剝膚尚以賊貽君父諒非
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
志不齊一氣不奮不揚雖有賁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
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
等隆遇先帝之罪賊雖何等苦慘諸鎮不能救先
帝于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美干戈是猶舍父母之

仇尋卿隣之間也。忍乎？今和敵不成，惟有言戰。非諸
鎮之事，誰事必皆以。皇上復仇雪恥為心，簡乃車徒。
殺乃甲冑，朝營夕美。寇敵是圖，其未至也。何以伐其狡
謀？其既來也，何以禦於河上？某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
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
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蔳刎頸而定交。子
儀釋憾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閭外之同
心者也。然閭外所視者朝堂，朝堂所視者主德。我皇
上中興未就，大仇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二祖列宗

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渙綏音諭
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扭乘此敵謀叵測
我武未揚在內宜寔籌兵紂以取新嘗胆為生機在外
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為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
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為治轉弱為強在
我 皇上一振厲問耳

命法司行所在撫按嚴緝原任提督侯恂及其子方夏從
東平侯劉澤清請也

疏言恂臣貪漏網降賊通謀復令伊子方夏交通於已

重賄賣緣故命并譴之

戶科給事中張利民疏糾科臣時敏命緩之

旨言候興屯不效議罪

御史王大捷疏糾原任鄆撫陳睿謨楚撫王聚奎沅撫李
軋德命寢其奏旨言睿謨聚奎當荊州失陷時尚未抵
任軋德現理餉俱不深求

己酉升光祿少卿錢繼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
鹽法兼督江防軍務罷巡鹽御史

營大善殿

青黔國公沐天潢宮衛二級仍廢子入監

左良玉既糾提兵方欲安諭解之

時國安倒身問臣士英每主京輒酣飲其第至是良玉
奏其假已旗號力攻之蓋欲借為兵端也

命嚴汰各督鎮監軍監紀等官以後不許妄題

贈興平伯高傑太子太保庶一子世錦衣百戶

工部尚書何應瑞請加派錢糧以資濟河不允

旨謂一經加派使相沿為額祇供官胥侵蝕故也

庚戌補考選薦鄉仰礼部儀制司主事

贈光祿寺卿史弼工部右侍郎廢子入監

命大理寺左寺丞李清祭南鎮光祿寺卿王應華祭南海
禮科都羅志儒請定教宗段名命禮部酌議

時志儒商之大理左寺丞李清：曰既改新廟號宜以
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辛亥贈故輔李棟少傅廢子尚寶司丞命予謚

以國亡不累

復原任御史劉呈瑞原官尋補廣東道刑科徐方采所荐也

呈瑞崇禎時巡按順天以北兵入削籍

升太常少卿張作揖光祿寺卿王應賓太常寺卿提督四
夷館

作揖校降北為光祿署丞

命臺省薦諸臣須加嚴核不得濫行添註

御史陳以瑞疏言故輔溫體仁之清忠與延儒應孫即
當天啓朝故輔魏廣微亦自矯一因逆璫遠楊建諸臣
於詔獄獨揭抹璫恕林衣去亦立得與早職領東謙同
日而語疏末又薦黃承昊陳獻策郭必昌等俱奉旨嚴
核初以瑞當天啓時攻門戶甚力御史張孫振欲俟其

至昇以掌道至是對御史喬可聘深悔前過孫振喊糾
皆不應怒而止

壬子准督輔可洊辭免太師

命廷試貢生仍分送國子監不得沿崇禎例授官

命設官蘇松海口以收洋稅

從閣臣士英所請也

廕拉良玉一子世錦衣

廕丘鉞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

北兵破潁州太和縣

陞都督加國安一級廕一子世錦衣千戶

士英署兵部叅視金吾不及敝祿濫請者甚衆不能枚
舉也國安為士英私人

加李本身太子太保左都督

以九營頻聞命督輔可法馳赴徐泗

四月癸丑朔革御史王孫蕃職為民劉憲章法司提問

給死難諸臣申任胤等三代誥命

減臨淮庠李祖述祿三之一以祖券免死罰朱元臣俸二

年

加淮寧侯孫維城太子太傅兼衛伯常應侯太子太保應
俊仍族子

淮高傑子元爵襲封興平伯

衛胤文欲聯高營心故請之

命嚴緝從逆侯伺

劉澤清糾其遺子求解重賄與緣故也

杖犯人詹有道一百仍立枷三月

以擅闕宮門口出穢言

卓錦衣衛僉事趙世臣職掌班等提究

時僉言等官准狀拘人兼以人後詐論先有旨詰掌錦衣衛馮可宗至是世臣復准狀改糾之

丙辰惠安伯聚承志疏糾文選司郎中陸康授詰責之

康授掌鈐執勲臣干請不遂嘆承志糾語甚黷

命兵科右吳迺回奏

先是督臣楊鶚撤回迺薦鶚可仍撫荆兼督黔蜀有聞與鎮臣良玉慷慨同仇共矢夫執語軸臣夷琛崇旨回奏時傳良玉已反故也

准徐久爵襲封魏國公

左良王兵破九江是夜死

時江督卞繼威聞賊面渡思由岳犯長沙則來吉危
乃以劉林奇相效忠陳麟三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
畫李士元等援來吉已登岨矣聞良王反復旋九江移
諸將家入城繫兵心諸將列兵城外拒戰九江士民環
梟言衆寡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俟良王至諭以
理諸將歛兵入守相樓而行繼威曰入城示弱不可乃
逆升郝效忠則已不待令隨家口先入矣良王舟抵北
岸書言願握手一別為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諸繼威

往舒一方難繼咸曰寧而語雖願舉動與前殊往必墮
計士民請益堅遂同監紀余有灝會良王於舟中良王
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繼咸以良王入
城不便同各領以單騎往良王袖出皇太子密諭叔諸
將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
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王恚有灝陰謀繼咸足逆不復言
與良王成賓主禮別約不破城繼咸歸集諸將城樓洒
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已說寧
南易檄為疏乞札候旨矣時繼咸方約諸將堅守而效

忠先陰與良王約部將張世勲又故與良王部將張國柱善潛弔其兵夜入城縱火世勲與效忠遂夜半劈門出諸將懼罪俱出城與良王營合良王兵入城殺掠婦女財物俱竄去繼成正兒蒙帶將就死黃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國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曰隱忍到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繼成以為然出城面責良王良王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負袁公嘔血數升是夜死秘不發喪共推良王子夢庚留後急移舟東

北兵陷泗州

初北兵破歸德猶盤桓未下徐州兵民咸驚潰提督王
永吉急調閤標及甘肅團練救之忽奉密旨急撤入衛
於是各兵徑趨江上徐州寂然矣乃上言北兵已入虹
縣距泗州二百餘里萬一泗河不守則關入盱眙盱眙
眙東南一路從都官堂可達淮安正南一路從連塘可
達揚州西南一路從天長可達六合至浦口不但淮揚
難支且向江干問渡矣乞勅提督衛胤文提督劉澤清
等以全力守徐泗保全江南尚存門戶却以江南全力

防寇防敵無不至四面受敵也至是失

命兵部尚書陶大鏞誠意伯劉孔昭帥師禦左良玉

良玉兵既下方國安時鎮池口倉皇報良玉反阮大鍼
遽張示於外極詆良玉父子濟惡良玉一面舉兵一面
遣祝士英生辰數日內疑信相半也大鍼與孔昭請師
師出而黃得功札至亦云誓掃大逆大鍼出以示人人
心稍安然皆不知良玉死也

丁巳命予原任都御史劉廷元等贈謚祭葬廕子徐大化
等贈廕祭葬有差

時現存居世濟等已次第起用左副都楊維垣復疏及死者謂宜亟卹於是吏部尚書張捷言欲白復崇之臣罪先明前崇之臣忠前崇者何三朝以來有張差李可灼王安諸崇是也後崇者何魏忠賢伏誅崇內有真黨惡真害人者是也自神祖中年求宮未立言國本者自是忠愛至論及國本既定言者不止有君老附世子之嫌不避也猶可言也操我之名必毀人之名躐我之位必傾人之位始於一時之風影成於衆口之吠聲上謗君父下誣同朝不可言也其曰某趙宣某許止亦無是

事群附和以寔之其曰某建祠其誦德原有的確而扯
及無干則誣矣今前後果所銅與門戶所擯如憲臣楊
維垣既列劉廷元呂純如等皆可誣為亂賊指為群党
豈知紅丸議起正終正始之論止有三疏議單百數十
人不阿時論者十餘人而已劉廷元首以風魔定張差
桀其為舉朝側目者此二字其善處先朝骨肉者亦此
二字呂純如忝閑蕩時內臣高家手劔叔撫臣驅車馳
至徐北臂奪劍遂定其變忤時齋志輿論惜之黃克齋
傾命之際以親見折紅丸之謗霍維華王几之際素廟口

稱信王維華高聲承旨出召先帝而社稷定徐景濂
紅丸移宮一疏明目張膽發舒三朝慈孝王永光為太
宰鐵腸冷而墮燭時一疏數千言侃論列許島臣為
考功亦倣此意撫晉時終日馬上殺賊多俘勦功徐紹
吉綱羅三集勒成要典分別諸臣功罪最著至于徐大
化徐揚先章光岳岳駿聲范濟世徐卿伯以至憲臣甄
所未及尚有楊所修劉廷直姜應麟陸澄源王紹徽徐
兆魁喬應甲總皆獨立不傍門戶臣也而章光岳
清修功骨尤稱表楊所修正色昌言罷官居家罵賊

遇害臣竊有進焉者前乎周本與辨惡者豈非同忠於
光廟而何以袒分左右惑也前罪王安與後罪魏忠賢
者豈非惡惡同汚而何以仇若敵國又惑也王德完持
國本之論於是杖之下大呼中宮安則皇長子安皇長
子安則天下安僥身獲之卹典未脩可無念其人乎輔
臣韓爌以預命親見折札卿經年臆說宣付其疏是非
遂定後來定逆案雖非然前疏所關不少今寔錄未採
可廢其言乎憲臣為諸臣發憤或未暇及此故臣等敢
平心拈出補此一段公案時全予者廷元純如維華德

完克證永光所修光岳紹吉景濂准贈蔭祭葬者大化
濟世贈官祭葬者楊光廷宣鼎臣駿聲卿伯應麟復原
官者紹徽兆魁應甲澄源共二十二人廷元所修紹徽
兆魁紹吉維華純如濟世駿聲大化應甲皆集中為民
而應甲撫秦貪又不列原疏人以為濫

左夢庚兵破建德縣

升廣西按察使葉重華太常寺少卿廣西僉事林銘鼎光
祿寺少卿

加誠意伯劉孔昭太傅

命御史劾繼成巡撫愿安

繼成先令懷寧阨大賊所醜也故用之後降北為安度

逆僉事

戊午寔授梁雲擢兵部右侍郎起升原任陝西巡撫李喬
兵部添設右侍郎起原任光祿寺少卿周宗文原官

喬先撫陝西以按臣糾成雲搆後降北仍為兵部侍郎
命江督袁繼成以劾王之明寔錄昭布中外

初繼成以太子一朶見疑左良玉恐召大霧乃疏言太
子真偽非臣能懸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偽則不妨從容

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識認以解中外惠疏未達而良玉已反至是方達故即命繼威昭布蓋疑之也時督臣何騰蛟亦同時言之然無深求者

左夢庚舟破彭縣沿途殺掠甚衆舟楫連二百里

命提童氏隨後解京訊實

初傳至童氏者為庶吉士吳爾勳至是命提訊因效用督輔可法軍前為請符免褻銜伯常應俊隨上藩邸一跪童氏皇嗣絕無影响然外疑愈甚初閣臣士英問童氏至曾擬疏欲上言皇上元良未廷奸黨宗藩尚懷

觀觀若果真當迎並氏歸宮密令河南撫按設法迎致
皇子以消奸宄若謂並氏流離失散不使母儀天下則
當置之別宮撫育皇子昔漢高祖間基英主也呂后為
項羽所獲置軍中者數年唐德宗母為亂兵所掠終身
訪求不得宋高宗母韋氏后邢氏皆為金撈韋氏終迎
歸邢氏亦遂加后號古帝王遭時不造如此等事多矣
況童氏寄居民家何嫌也疏成以從龍諸臣皆云詐偽
且潛邸宮人無生子者遂止至是復判其疏欲自明人
終不信也

已未升光祿寺卿初逢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倉場

逢吉素與周然隙逢人肆詈故得遷又說兵科王士錄糾史可法郭維經韓贊周等或沮之乃止贊周識大體雖司禮首員然以從龍屈尚忠等橫持之不得移病而已

左夢庚兵破東沅縣

加湖廣巡撫王驥兵部右侍郎

時甫離京師也

沒守制太僕少卿張如憲贓充餉

如憲聞左良玉內犯倉皇出都資裝甚盛守門內臣發
覘珠璣燦目群謀之立鑿徑以銀七千兩聞各衙門原
解印封尚在然以秉憲頓挫與閭臣士英共事故僅沒
銀充餉而已於是內臣以宦索為奇貨日肆搜求矣戶
科聚利民既糾糾如憲報聞

命兵部尚書阮大鍼會同黃得功堵剿左孽

時督輔可法亦集兵策應未幾渡江將抵京師會傳上
游事詔可法毋留京師咫尺不得見說者謂士英首輔

惕

擬斬的發雲南金齒擬絞的發廣西地方充軍各終身
軍罪以下為民永不叙用有孫寵荐用者以本犯原擬
之罪之三人逆賊誅後北兵入南都孫振亦迎降過
市○人○詔○之○曰○若○非○前○訊○周○鍾○奇○掩○面○號○呼○為○逆○賊○罪○
不○已○而○撲○者○耶○今○亦○作○此○面○孔○何○也○孫振無以應

賜周鍾雷續祚自盡

旨言其結黨亂政謀引外兵別圖擁戴故也先是左良
玉內犯疏言臣提師在途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
宮闕且聲逆賊馬士英罪狀正告陛下自先帝之變

士英利災擅權事：為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

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罪一。趙其傑以貪罪

造成。不一年立陞部堂。張孫振以賍污叙。不數月陞

僕少。表尹勳與張道藩同貽獄論罪。借起廢徑復原官

他如楊文聰劉泌王燧黃鼎等罪等叛逆皆用之當路

罪一已為首輔用腹心阮大鍼為添註尚書又暮死士

伏皇城說名禁革。勅曰廢立由我罪一。陛下即位初恭

儉仁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禮如女傷損盛德罪一。引

用大鍼匪既殺人如雷縱祥周無等。蝦煉周內株連受

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為○題○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一○同○今○皇○太○子○玉○授○受○分○明○士○英○大○鉞○一○手○拏○定○抹○殺○的○識○認○之○方○拱○輒○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鉞○等○以○謝○先○帝○此○非○臣○私○言○諸○將○士○言○亦○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立○肆○市○朝○傳○首○杆○煥○士○英○等○大○怒○故○兩○人○及○禍○臨○命○時○至○言○先○帝○遺○臣○四○字○於○朕○乃○即○盡○初○少○詹○吳○偉○業○以○奉○差○行○興○戎○政○尚○書○既○大○鉞○別○大○鉞○臥○上○仁○系○主○一○切○生○殺○予○奪○

惟予與數公為政耳歸語聲氣諸君孫鶴夢穩定不起
同文之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亨自有公論周鍾無死法
惟雷鎮祚當正大法耳又御史張孫振以必殺時亨鍾
為志魯言之刑科都錢增兼及於鍾增詩曰鍾非從逆
者孫振曰當以門戶誅增心不平故以乞差行朝行而
數人暮及

命督郵可法督李本身北盱眙追守徐州劉良佐駐臨淮
守壽州以防北

黃得功渡江防勦

旨云上游急則赴上游敵急則禦敵亦岌々矣

辛酉命黃得功暫駐兵於荻港田縣三山俟有警再進
時左兵連破郡邑猶無確報或言左或言牟文綬兵假
充左兵搶掠遠御史黃耳鼎僕自武昌至謬云良王坐
鎮如故士吳悅請假祝生辰或嘆曰若此聞先一日光
時亨等不死矣蓋以為信然也

命新赦梁兆陽赴靖南侯黃得功軍前白衣自效
得功詰之也新旨不復問矣

癸亥進封郡王常澄為襄王封潘氏為王妃

升刑科左楊兆升戶科都給事中

兆升崇禎時為南禮科因南垣將繼北垣復合糾吏部左侍郎張捷荐逆來獨兆升不從故察至是捷決意予環雖吏科都張希夏抄叅罔恤也不月餘遂擢今官後以請緩難髮為兆米知府宗灝立捶死

改兵部主事李毓新試兵科給事中仍管職方司事

甲子准原任提督楊鶚以原官留駐常德開屯并聯絡土司擇十五日選中宮禮部尚書錢謙益請并選東西二宮命候旨乙丑准原任推官周之夢復原官仍候考選

之夔先為蘇州推官以太倉潛糧與同年庶吉士張溥
原任臨川知縣張采左引目疾歸里巡按福建陸清原
糾其不法列款甚多之夔疏言清原本吳昌時社黨為
溥等修隙故附已內云祖宗三朝孝慈仁聖尚敢造本
無之事上訪宮闈我皇上天與人歸大統攸集尚敢
懷二心持異議謀危社稷党人手段若此況臣微臣
哉時御史張孫振清原房師也數言清原之糾非是故
之夔勝

赦逆案戌犯李承祚罪准還京

從禮部尚書錢謙益請也永祚故豐城侯請加魏璠九
錫者先帝改斬為戍已卒矣今赦還

血戮戾兵破安慶

時傳黃澍從亂巡撫孫元祜被執城中殺掠甚衆聞臣士
英方學鵬忽聞厄墜地

命刑部逮利王之明情辭付資蓋詔使臣述郡宣布
從御史張兆震言也

內寅南安侯俞通海商國勲請還祖爵命吏部察核
通海父子兄弟俱以功勲且殉節量予恩非濫惜國亡

不果

復原任為民吏部侍郎林林隆原官

林隆坐故輔薛國憲累為民

命欽遣及赴任各官俱請旨驗放商賈小民不禁

命兵部尚書阮大鍼應安撫督辦大興等速抵河口相機

扼剿

廣昌伯劉良弼入衛

戊辰詔責江楚提督劉繼成

時繼成既言左良玉稱兵堵止不得故責以身為大臣

兼擁重兵何云不得

北兵分道南下搃兵李處探棄城走督輔可法請召對命
已之

時北兵已迫或言虜或言許定國薤髮假充北兵中外
猶泄也巡按何給疏正文輕閱票云鬼語四大不雅
不奇一味漢人胡語識者以為胡識

命移潞王於湖州

時以輔臣提憲皆湖郡人絕竊伺也

命移周魯二藩於江西廣東擇郡安頓又召惠王并桂王

子安仁永明二郡王赴近畿居住

初諸臣日憂潞王睥睨且以東林不忘擁戴借題差剪
惟工科都李清曰但移忠杜二藩於近畿以待皇子之
生若其未生有親藩在彼疏藩耳何睥睨亦何擁戴時
皆然之至是乃行其言會國亡不果

新升廣西總兵黃斌初連破叛兵於灰河大同寺處以提聞
斌初聞新命離九江忽聞左兵叛以旅舟返上游約故
將陳繼蔡欽等鼓以忠義厚犒之自初一至初五連戰
皆捷前後焚舟百餘溺死千餘人并獲其奏檄書牘甚

衆內貽礼部尚書錢謙益一牘有廢置語斌初欲奏
聞恐為諸人禍乃止遂具疏報捷馳舟赴廣西

應提兵劉洪起一子錦衣衛百戶

庚午撤提督田仰回以王永叔為總督兼河道巡撫淮安
鳳盛等處以鹽法都御史錢繼登兼巡撫揚州

仰後降北

加御史鄭克貞尚寶司少卿仍舊

復已故為民左庶子丁進原官

進險驟以南聞累

送原任河南巡按陳潛夫於法司

潛夫以京城破縣里後北兵改紹興潛夫沉妻妾於河
投水而死

復已故行人韓敬修撰

辛未加兵部主事黃國琦試兵科給事中

起升尚寶少卿范鳳翼為光祿少卿

贈工部尚書張輔之太保廕子

左夢庚兵攻池州拒却之

初夢庚擅搃父任佯語江督袁繼咸曰先父不幸亡今

至池州候旨繼威曰如此尚可為抵池度亦得朝命密以疏聞道梗不得達諸兵將果復攻池郡以拒却言者飾也

晉黃鼎金宮衛一級

壬申詔暴左良玉逆狀罪止大懲脅從罔治

吏部尚書張捷等請之也疏并及袁繼威指為同謀時同鄉太僕少卿萬元吉亦密語御史喬可聘曰有之一時無以辨也

贈原任南贛巡撫洪瞻祖兵部尚書廕子

良佐乃江
北人
辭降耳

癸酉上召對群臣

時南北交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諫皆
揚人也奏立良王稍緩虜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
沮揚控扼頗壽上曰劉良佐兵還留江北固守士莫
時立御前戟手誓曰爾輩束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
入犯耶若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
臣獨死耳臣已謂良佐兵過江南矣寧死敵無死逆舉
朝為失色有賈似道棄沮揚之請時上雖憂形於色
猶顧友諫曰若成某耶蓋往者播徙時曾餉上于危也

命蜀六科都給事中倅

時九卿十三道合糾左良玉公疏已上兩得旨惟六垣
疏未上吏科都吳希哲初大言曰今日所重不在趙宜
出公疏糾揆也并請國守江湘然遠巡未敢也已以防
江公疏上有旨責六垣無疏討良玉故蜀之

予原任禮部尚書吳山廬仍與詔

准禮部左侍郎管紹寧回籍

紹寧始失部印紐連為同里主事賀儒修所攻故去後
為北常州知府宗灝所殺

提兵鄭鴻達奏破亂兵於江中獲馬千匹船二百餘隻

時許定國以北兵至高傑妻邢氏率其子以兵三千走
泰州餘兵於十四日盡焚瓜州營趨鎮江殺故所掠者
而更掠鴻達泉其先渡者十七人高兵盡以糧艘載鎗
重婦女南向鴻達復拒之砲沉其舟者半西下入海
北兵入瓜州

高傑兵潰民方返故居忽北兵至遂入城揚南北皆敵矣
甲戌命驅北江岸及濠河官民舡儀真並艘於南
中樞籌江之策如是而已

命靖南侯黃得功移家鎮太平一意辦賊

進靖南侯黃得功左柱國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賞銀幣

得功奏大破五兵於銅陵解其圍故也時左夢庚部將季國英縱兵打獵與官兵格鬪夢庚兵多傷遂以大捷聞諸將憤、將合力趨蕪米表繼威曰如此是終欲為亂也。面斥黃澍等悞國貽諸札。營以大義不聽。則赴江流水死。中有患登相者係繼威撫卽時招安是其言諸鎮將乃議還師聞日刺使王方知北兵已陷泗逼儀揚

矣

命提督王永吉救揚州

乙亥起原任廣東左布政姜一洪太僕寺卿湖廣按察司
惲厥初福建左布政胡爾慎俱光祿寺卿浙江按察司
王夢錫太僕寺少卿各添註同禮部尚書錢謙益講求
生節

北兵破揚州知府卞民育死之甘肅團練總兵鄧肇基逆
戰及原任兵部侍郎張伯鯨俱遇害

揚城頻堅督輔可法在焉北兵從西北隅以大砲擊破

遂入城死者甚衆擊其抗敵力殺數人無繼者遂見殺
可法或云見執叩之不應見殺或云不知所之民育衣
冠坐堂上兵至不屈碎其屍伯鯨誓守危城不出遇害
陞御史劉光弼大理寺右寺丞

後降北復為行人司司副

丙子留任滿巡益御史李挺於浙江命都察院無得推缺
旨云李挺任內欠課銀二十餘萬不許離任寔庇之也
丁丑命諸將有縮朒逃竄一舸窺江者不論兵賊立行掃除
錫襄衛伯常應俊內臣高尚義宴出師

戊寅升浙江叅議李曰春光諫守守丞

追贈故兵部尚書于謙臨安伯

時于之英以夤緣幾冒伯爵御史喬可聘等以非謙系
無画題者遂止追封謙初浙有三大功臣劉基誠意伯
王守仁新建伯至是謙復贈伯

升御史徵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鎮等處

建後降北乃為御史

命內臣盧九德救揚州提督取永訖鎮臣劉良佐劉澤清
等合兵援揚

揚州已破三日矣永吉後降北為大理寺卿

已卯升尚寶司少卿王鼎鎮應天府府丞

兵科右吳迨跪列維揚戰守機宜報聞

遣保國公朱國弼祀孝陵

以忘和也從此物知悲哉

革兵科右吳迨職命錦衣衛監候

迨言頃聞建德象流失守是賊是兵是為誰氏兵未有
確據也迨接塘報云荆鎮年文綬兵又云銅陵西閩之
焚掠南陵城外之圍劫是方固安兵文綬驟膺大帥沿

途觀望苟復縱掠尤屬非法國安受國辱思無馳勦有
焚掠是拒虎進狼乞勅監軍按臣確察是否兩鎮兵馬
再有違延懲以失機軍機律疏奏聞臣士英以不糾良
玉而糾文緩國安擬旨切責之至是輔臣奕琛劾逆黨
叛遂下獄次日御史張孫振復補糾言逆為東林衣鉢
復社渠魁又文震孟姚希孟的派宜立正而觀之誅皆
阿輔臣意也初張希夏為吏科都時題逆代守吏科如
楊兆升戴英等不宜以察處賜琛逆案陳爾翼不宜以
荐在呈秀為本兵錄用皆希夏命題而逆擬稿然希夏

不認也故衆怨成積于逆其胎禍以此又逆為浙江刑
官時與陳子龍會訊蔡爽琛一案按臣左光先題覆得
嚴旨永戍故叩恨光先逆為最云

庚辰贈擢江都御史唐際盛兵部右侍郎庶子

升常鎮道副使馬鳴寔尚寶少卿

加錦衣衛馮可宗左都督進宮銜一級

辛巳升鴻臚卿徐一欽光祿卿

後降北仍為禮部郎中

加贈故戶部尚書畢振原右都御史

命戶部右侍郎申紹芳督佐江南糧餉

五月壬午朔升原任吏部郎中李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河南

升兵部郎中楊文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

文聰先為江寧令御史唐兆恒疏糾其貪早職以輔臣

士英內戚特起兵部升常鎮道叅議未及受事即有是擢

升御史徐復陽太僕寺少卿

丁亥北兵白瓜渚鎮薄鎮江總兵鄭鴻逵力禦之

越二日報鴻逵捷京口與北兵水戰大捷乘政頒賞有差

加總兵劉學恭二級廕子錦衣衛千戶

庚寅北兵潛師渡江我師潰鄭鴻達楊文聰遁

江上相持者三日命是日大霧北兵乘霧自七里港渡
霧歟見有兵駐江上未知是何兵及飛矢如蝗群驚曰
北兵至矣步兵倉卒列陣甘露寺前北兵以騎突之悉
潰走閩浙步兵焚掠至卅陽入浙鴻達等以舟師入海
辛卯車駕夜狩太平府從靖國公薨保功也

初北兵南侵保國公朱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
太祖陵寢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至是早北兵沒江信

至中外大震。上薄暮間通濟門舍皇出狩。百官猶不知。但夜聞甲馬聲。次早猶有入朝者。見內臣紛紛四竄。始知駕已出宮。先是四月中。督輔可法屢疏告急。士英惟票旨下部。故金陵寂然。及揚州破。大江中無一舟渡。南北聲絕。遲至二十九日。兵部始得報。民間猶未知也。朝廷方恃長江天險。將官予廩。若無意然。兵科石吳适曾詣兵部商防江大計。職方王期昂各言長江之險。北兵決難飛渡。何足深憂。适向同官嘆息而已。至是城守無備。一朝狼狽。通國恨之。時士英見事迫。亦恨阮大鍼。

此時張家
若能行亦
必肯行也

張孫振誤已孫振往見比不納然無及矣

壬辰馬士英出奔亂民擁立王之明于京師

上之出奔士英猶不知惟戎政侍郎李希沆先知遂行士

英猶後之也凡擄家者皆瞻仰不能行初之明屢訊百

官皆知偽然民間猶嘖嘖真也至是二三劣紳為首率

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群往趙之龍寓邀百官入朝

之龍手斬為首劣紳三人乃退執之明繫獄廣昌伯劉

良佐無拒北意惟南門外縱兵焚掠百姓恐攻城徹夜

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為留守官之龍遂遣使沒

江啓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禮部尚書錢謙益所
諫益太息曰事至此惟有作小朝廷求活耳微啓稿送
之龍之龍置不用內庫銀絹米豈服玩弓刀之屬皆被
劫罄補馬士英及群黨家又合力勦士英標下川兵幾
盡初輔臣王鐸青衣謀逆識者指罵曰若贗太子辜
先帝恩群搆之鬚髮盡禿挾至之龍處洶洶欲撲殺之龍
佯言下之獄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皆俱盡矣弼
揔揔懼及禍極置士英黨與自免人皆笑之

甲午北兵至大教場北營城外文武官俱迎降吏部尚書

張捷刑部尚書高倬左副都御史檄繼垣禮部主事黃
端伯戶部主事吳嘉胤中書龔廷祥皆死之

時劉良佐兵方肆掠城外望北兵至倒戈降懾伏不敢
動文臣錢謙益楊雲璲張孫振劉光弼宗灝等五人武
臣趙之龍先迎後皆績住時兵部侍郎李喬大理少卿
姚恩孝已難髮爲僧之龍亦勒之出同謁孫王賜食飲
席地噉之龍靖難功臣趙彞後至是首啓門降誠意伯
劉孔昭獨率麾下兵先斬關出走孫王勒各官具花名
手本高郵不到者搜捕咸加皮鞭點名兩大學士王鐸

惟恒偽死
泥於記之

迴車史雜

蔡文姬也。惟維恒先命二妾投水，一妾從之，一妾不從。
狂走，命追執之，亦沉井。正衣冠，自縊。端伯安坐私寓，不
報。名兵至，先執其妾面搥之。端伯傲然不視，曰：「殺即殺，
誓不投。」被殺。嘉胤已奉差出都，聞北兵渡江，復迴車。
寓城外僧寺，上書求復明社稷。屢請不達，及書上，命二
僕攜冠帶至南門外。方文正公祠前，整冠四拜，縊於樹。
一僕欲解救之一僕曰：「不如令主人盡節，遂死。」廷祥遺
書與子誓不事二君，又引馬世奇劉理順兩師死節，自
勵。諱以老母爲念，言不及私，遂投武定橋下死。投初

聞變擬積薪自焚已不遂復走縊鷄鳴寺俾以北豫王
將入京左右侍郎約俾出迎不從縊於壽徽州監生吳
可箕題詩明志亦自縊某鴻璫不繳印爲蒼頭所首見
殺○五和題詩鷄鳴寺自縊死

戊戌北兵進守皇城

漢盡可羞
豫王先遣兵十餘命禮部尚書錢謙益等說之搜宮方
入坐定即問崇禎太子安在乃出王之明于獄與並坐
指語諸臣曰此真太子也已見內外俱定乃屏不召時
謂之明之南乃北廷所遣以攪惑臣民也

北兵奄至太平府靖國公黃得功提兵翁之瑛戰敗死之
上遂入北營

初豫王至城外即馳遣騎兵數千往蕪湖襲駕無一人
知者時上已至太平猶寂然朱大典既大鉞入見舟
中俱入閣得功見上誓力戰報未幾得功兵四出掠
民家北兵突至得功倉皇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繼矢
貫其喉知不濟自刎死副總兵翁之瑛亦投江死中軍
田雄入上舟挾上降北馬士英已先期奉皇太后
走浙矣上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上前請無死

且求往見豫王曰惟弗行君臣禮可矣時上戴僧帽
著藍布袴馬尋入城諸臣往見上揖一叩首爾上對
諸臣泣衆皆泣尋北狩

左夢與挾江督劉綎叛降北

初馬士英以封爵啗諸鎮購黃澍諸鎮益不平陰畫計
降北綎成孤舟困叢棘中命人語鄧林奇等與汪碩菴
李士元移舟避皖湖中陰遣人迎綎成時逆升郝效忠
方與忠登相合營倖以登相意遣使迎綎成赴其軍云
入江省為後圖綎成信之乘風往將及湖口數更遣悍

佳威終是又
夫
黃河可殺

暢

弁李致和挾舟行甚迅距九江三十里則北兵營在總
咸見八王子不肯屈曰某國重臣受累朝厚恩豈肯事
二姓乃拘以北職方李猶龍以署皖鉞行黃以署潯
進行矣總咸後至燕以不屈遇害

九月劉光弼黃家驛以北安撫命至江南巡撫楊文聰適
是時蘇松等處各邑多起義者文聰勒兵入蘇擒家驛
斬之尋見北兵大至仍遁入海

原任浙鹽關員外程良弼被殺

良弼右春坊正撥父也南京破未解任先薙髮降以原

官管閔時士民方以起義爲名良猶遂被殺

長洲諸生碩性之轄服投汴水死

甲子北兵至杭州路王及巡撫張勳帥以皇太后迎降錢塘知縣碩咸建被執死之

士英挾皇太后渡獨松關沿途肆淫掠至廣德州人拒之攻入城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衆杭州民間之懼撫按等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外請士英至寓臨湖小瀛洲五月二十八日皇太后駕至以城中總兵府爲行宮群臣及路王往朝人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薄

幕城中豐寧太平二坊民競以炮竹投樓外士英方宴
驚走以樓船檣湖心亭至晚入朝用精甲百許自衛請
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令官吏士民皆入見朝罷
傳旨召用在籍詔臣獨不及劉宗周章正宸時北江巡
按彭遇恩適奔抗命以僉都御史募兵兩浙錢糧憑取
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汝霖入朝汝霖見士英
詰聖駕安在輒來北士英無以應然猶盼上江捷不數
日阮大鍼朱大典方國安俱倉皇到則得兵敗死乃以
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后召王泣拜終不受惟迎太

后入府從張秉貞陳洪範等計迎款而已楚藩一鎮國
將軍慟哭解衣冠投地去時楊文聰鄭鴻遠亦自海入
錢塘請王入閩王終不許至十三年北兵突至士英等
方與撫按飲江干急渡錢塘按臣何倫益臣李挺亦行
惟撫臣張秉貞縋城入偕王出迎貝勒錢塘知縣顧咸
建亦佯迎旋遁執至遁之降不從見殺懸其頭城上方
暑蛇無集者越月餘貝勒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洪範與
北通許割地封王故王爲所欺而降也初上旣失國
咸恨不立潞王時太常少卿張希夏奉勅獎王獨語大

海盜未安
此任云云
苟能失之
所不至也
同是失也

理寺丞李清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王居杭時常命
內官下郡邑廣求古玩又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筒護
之其爲人可知矣大理寺少卿沈胤培常曰使王立而
錢謙益相其敗壞與馬士英何異初穀廟於天啓七年
即位一日召諸臣入內殿密諭云今日有一異事清晨
某內官來報說某殿柱上置一黃袱取視內一紙云天
啓七崇禎一還有福王二十七此妖書也合根究閣臣
揭請焚之乃先時來宗道爲閣臣揭現存家所云崇禎
一福王二十七者以十七移置崇禎名下則福王止得

二也。王自崇禎十七年登位。至弘光元年。薨。凡二年。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閏六月。清攝政殺大明使臣兵部侍郎左懋第及其同行五人。

初懋第抵燕。議見攝政禮總兵陳洪範等。皆言欲全國以全身。非屈膝不可。獨兵部司務陳用極毅然曰。我輩千秋氣節。皆係於此。彼建屈膝之言者。皆巾幗也。時懋第亦以勅書內有不膝屈即爲不辱命一語。故持初議甚堅。及至。追回改館太醫院。懋第題其院門曰。生爲大明。

忠臣死爲大明忠鬼至是開南都已陷愬第等皆哭盡
哀然攝政亦無意殺之也會中軍艾大選先薙髮叩勸
愬第早降愬第怒勒殺之其同謀監餉傅濬懼告愬第
勾引齊冠謀危京城攝政遣入院勒諸人剃頭降愬第
大呼曰我頭可斷髮不可落時用極與遊擊王一斌都
司張良佐王廣佐守備劉統皆不屈遂下刑部重錄三
匝旋移水獄七日不飲食逼降不應執見攝政愬第仍
服母喪偕用極長揖南面坐攝政數愬第以僞立福王
及勾引齊冠狀愬第曰我先皇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

立福王山東豪傑皆忠義有爲前就見我時俱勉以太
義亦非土寇既又歷數攝政不郊迎使臣不以龍亭出
接御書罪又言艾大選薙髮勸降應誅曰我血性男子
到此有死而已攝政指用極曰爾何人亦不跪用極曰
我兵部也三尺童子耻拜口口況我大明人物也攝政
怒命捶其頰用極喫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攝政復從
容曰汝等不怕死信忠臣也然降當不失富貴懋第曰
難頭不如斫頭攝政令左右拽出復遣降臣勸曰先生
懼乎懋第曰無○即○我○懼○不○懼○即○問○若○輩○羞○不○羞○至○順○城○

何減文山集

門又遣滿官以封王咲之愆第曰我寧爲大明鬼耳時
刑顧謂五人云何一斌等皆曰願從死愆第曰但恐有
悔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愆第南面叩首泣曰臣心
畢矣遂殺五人皆爭就死忽沙風四起屋瓦皆飛捲市
柳於雲際觀者近萬人皆流涕

七月唐王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遙上帝尊號曰聖安皇
帝

二年五月帝遇害於燕京潞王等數十王俱見殺王之明
亦伴死

上燕居深宮。每徘徊說嘆。謂諸臣無肯爲我用者。於聲色罕近也。然讀書少。章奏未能親裁。故內閣外士相倚。爲奸皆歸過於上。如端陽捕蝦蟆。此宮中舊例。而加以穢言。且謂嬖童季文死者。接踵內外。喧謗罔辨也。及國亡。宮女皆奔入民家。歷吐狀。始得其寔。又舊勅吳姓寓居梁水。曾見一大璫。詢及官府事。言上飲酒宴樂有之。縱淫方樂等。傳聞非確。惜爲大學士馬士英所挾耳。蓋綠士英爲御史黃澍所糾。密疏言上之得立。繇臣及四鎮加其餘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彈臣去明。

日且擁立浴藩矣。上信其言為雨泣久之。以後一切
朝事俱委士英。又言士英聰阮大鈞奸謀。欲以三朝要
典問擊事。與黨人之獄。上獨不允。亦可想其為人矣。

附錄牧齋詩二首

一年天子小朝廷。遺恨虛傳獲典刑。豈有庭花歌後閣
也。無杯酒勸長星。吹唇涕地群狐力。勢面呼風蜮鬼靈。
奸佞不隨京雉盡。尚餘流毒螫丹青。雞人唱曉未曾

停。含辛衣冠散聚堂。執熱漢臣方借箸。畏炎北騎已揚

舡。乙酉五月初一日召對講
官奏北馬畏寒必不渡江刺
閉痛惜飛章罷。余疏請
旋揚自

出都兵憲講殿空煩倒坐聽腸斷覆坏池畔水年一
流恨
訖新亭

同治戊辰上元日節庵學人手校一過肯容呈沙

南渡錄卷之五

終